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曾枣庄 著

中国古代文体学

——上卷——
中国古代文体学史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曾枣庄 著

中国古代文体学

上卷

中国古代文体学史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SHANGHA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代文体学. 上卷, 中国古代文体学史/曾枣庄著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12

ISBN 978 - 7 - 208 - 11116 - 5

I. ①中… II. ①曾… III. ①古典文学—文体论—文学史—中国 IV. ①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66060 号

出版策划 王为松 许仲毅
责任编辑 孙 莺 田芳园 邹 烨
特约编审 钱玉林 罗 湘
封面设计 王小阳
技术编辑 伍贻晴

中国古代文体学

——上卷, 中国古代文体学史

曾枣庄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 × 1000 1/16 印张 399 插页 42 字数 6,042,000

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208 - 11116 - 5/I · 1074

定价 1500.00 元

(全七册)

中国古代文体学

上卷

中国古代文体学史

“十二五”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
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规划项目
上海文化发展基金资助项目

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重点科研项目

《中国古代文体学》序

龚鹏程

读到曾枣庄先生这部大书，实在感慨万端。

本书名曰《中国古代文体学》，当然没什么问题；但此语在今日，却不免有些矛盾似的诡谲之趣。为什么？因为文体学只能是古代的，当代并无文体学。

新文学运动以来，产生过许多大变化，其中之一就是文体学被消灭了。现代文学本身看似也有文体问题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四大文类不就是四种文体吗？实则不！这四类，根本缺乏文体性的区分。诗与文用的是同一种文字和体式，不歌、也无格律。勉强用分行来区别是诗或散文，仍不免有“散文诗”这类令人头疼的名词。而散文诗与非散文诗到底又有什么真正的文体区分，谁也不能讲清楚。小说与散文之间、小说与戏剧之间，情况相同，不必一一介绍。

而把这四大类不成文体之文体拿来硬扣在中国古代文学上，更是一大灾难。中国古代的文章，体兼骈散。既曰散文，则骈俪就不必谈了？而古文运动以来之古文，似乎合乎散文之义，但《古文辞类纂》所收，分明又颇多不是今之所谓散文，该如何看待？小说，古出于稗史杂录，后世亦仍以巷议街谈、市井琐言为之，与西方现代小说本是两回事，硬予扣合，编造其起伏发展之史，益见其削足适履，不能掌握这种文体的实相。戏曲，重在唱曲，不是叙事与表演的，尤与西方戏剧枘凿。因此，总体看我们这八九十年来的古典文学研究，可说都是失了脚跟，邯郸学步，对于我们自己的文体早已丧失了理解。情况如此，文学批评、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之不重视文体学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。

曾先生这部大书，即是在这个大背景底下写成的。全面整理了中国古代对各种文体的讨论资料，勾勒出文体学的体系及其发展之历史。在近百年中国文学研究中实是前所未有的伟构。

是的，中国文学，若要讨论，第一步就得论文体，因此宋人才会视王安石论文“先体制而后工拙”！体制不明，工拙何谓耶？自夫子删诗书以来，即欲令雅颂各得其所；

尔后选文列篇，基本上也都是分体叙次，如《文选》、《唐文粹》、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宋文鉴》、《金文雅》、《元文类》、《明文海》等等都是如此。论文之作，如《文赋》、《文心雕龙》、《文章流别》等亦复如此。这个关注点和今人是极不相同的，但尝试理解它，却是进窥中国文学堂奥的关键。

但就算知道理解中国文学须由文体入手，今人对之也还是不易掌握的。因为目前我们讲的文体，大抵只是西方文类的概念。文体确实有近于文类之义，但它不等于文类。它不仅指语言文字格式上的体裁，还指文词与意义共同造就的风格，也指题材、主题或功能。

例如，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说：“奏议宜雅，书论宜理，铭诔尚实”。雅、理、实指风格。奏、议、书、论、铭、诔看起来是指体裁，却也不然。因为铭和诔的功能并不一样，铭的功能很广，诔则主要用以志亡者，因此它们可能体裁相同、风格相似，但仍应区分为两种文体。而就以诔来说，汉代诔都是四言有韵的，魏晋以后就近于楚辞，可见同一文体，文字体裁格式上却是不固定的，常有变化，仅就文词格式论文体当然就很不恰当了。反之，曹丕这句话讲的铭，本指碑铭。但古代勒铭于铜器，早已有铭；后世刻石为铭，也不仅用于表墓，不乏用以赞勋、述己的，所以虽同为铭，功用并不相同，只是写法相似罢了。而碑文有人用骈、有人用散，也有文散而后缀韵语以为铭的，文字格式又不一样。凡此，若不熟悉中国文体之意涵及其流变，确实亦不容易了解。

所以曾先生这本书才会综合体裁、体格、体类几个方面来论文体，希望能厘清一些观念、消解一些争议。我觉得这是他主要贡献之所在。

要能如此综合地解释文体，并不容易。曾先生这套书的一个特点，正是在他全面清理了讨论文体的文献上。在这个基础上说话，方能解纷解惑，一扫过去论文体者含糊笼统或偏执一端之病。他曾主持过《全宋文》等大型文献整理工作，清查文献，本是驾轻就熟的事，但我知道这并不简单。因大部分辑出的资料散在子部集部，不惟难找，且多未经前人钩稽讨论过；而什么材料属文体学范畴，尤其需要专业判断。曾先生是国内少数具有文学史及文学评论修养的文献学家，因此可能只有他才能够胜任这样的工作。

曾先生前些年曾为病魔所困，初以为他需要伏摄静养，不料竟然精进勇猛若此。不仅大胜小恙，甚且做了这套了不起的大书，为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打开了一个新局面。我很钦服，故掏诚敬荐，聊代序章。

壬辰小雪，于燕京旅次

《中国古代文体学》前言

曾枣庄

一 古代文体研究的必要性

中国古代十分重视文体研究,最早的文体专论是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和陆机的《文赋》,最早的文体专著为挚虞的《文章流别论》,惜已失传,只留存十余条论及文体的源流及变化。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是今存最早、最系统、最全面的文论专著,全书五十篇,从《辨骚》至《书记》共二十一篇专论文体,其余各篇也间涉文体。其《序志》要求“原始以表末,释名以章义,选文以定篇,敷理以举统”,^①对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、体制特点、典型范式,作了总体的论述。其文体研究方法也颇有借鉴意义,或归类以探求文体之同,或辨析以区别文体之异,或考镜源流以彰显文体之变。此书标帜着中国文体学的形成。明代的《文章辨体汇选》,清代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是中国古代文体学完成的标帜。特别是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其《文学典》除总论所收为自先秦至明代的文艺理论和文学名家列传外,其他四十八部皆专论文体,实集中国古代文体资料之大成。

但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,我们很不重视中国古代文体的教学和研究,以致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也缺乏起码的中国古代文体常识。有人说“长短句是词的最基本的特征”,于是把苏轼的“长短句”诗都说成是“东坡词”,一口气就新辑出“四十首”苏词,发明了数十种从未见于万树《词律》和康熙《御定词谱》诸书的新词牌。多数词确实是“长短句”,但逆定理不一定都能成立,长短句诗并非都是词。因为词是隋、唐时代的产物,兴盛于宋,而中国诗歌从产生之日起,就有长短句诗,即所谓的杂言诗。不仅《诗经》有杂言,古歌谣、楚辞、乐府、歌行也有杂言,而且更多。宋人所辑苏词只有二百七十二首(傅幹《注坡词》),或三百二十八首(曾慥《东坡先生长短句》)。经过历代

^① (梁)刘勰《文心雕龙》卷十《序志》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辑佚,唐圭璋《全宋词》共收苏词三百六十首,但这新增的三十多首苏词并非完全可靠。苏词研究的重点不应是辑佚,而应是辨伪。今人曹树铭的《东坡词》,认为确为苏词者只有三百一十九首,与曾慥《东坡先生长短句》相近,其余都列入互见词和误入词。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邹同庆、王宗堂的《苏轼词编年校注》认为确为苏词的只有二百八十八首,与傅幹《注坡词》相近,其余皆列于互见词、存疑词、误入词。现在有人一下子就新发现了“四十首”,苏词就不是三百余首,而是四百首了。

早在1981年,郭绍虞先生就写了一篇《提倡一些文体分类学》的文章。1984年,褚斌杰先生又出版了专著《中国古代文体概论》,其《绪论》说:“研究和了解我国古代众多的文体的特点,研究它们的发生、发展,以及它们彼此相互渗透、相互影响而不断演变的历史,对于更好地阅读和理解古代文学作品,对于认识和掌握文学体裁的发展规律,以至推陈出新地为发展新文学服务,都是十分必要的。”^①此后三十年,特别是最近十多年,学界对文体学的研究逐渐重视起来,发表出版了一些专论和专著,但视野较窄。一是资料视野较窄,多限于古代文论专著和诗文评中的文体资料;二是研究视野较窄,多限于对诗文体裁的研究。因此,即使在今天,仍有强调加强文体研究的必要。

二 全面占有资料是文体学研究的基础

任何研究工作都必须以广泛占有资料为基础,唐刘知幾云:“珍裘以众腋成温,广厦以群材合构,自古探穴藏山之士,怀铅握槊之客,何尝不征求异说,采摭群言,然后能成一家,传诸不朽。”更要辨别真伪:“郡国之记,谱牒之书,务欲矜其州里,夸其氏族,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,明其真伪……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,街谈巷议之损实。”^②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与文体理论在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中皆有,故应仔细研究经、史、子、集中的文体分类、文体理论意见,这是文体学研究的基础。

历代论文,多认为各种文体皆源于六经。刘勰云:“故论、说、辞、序,则《易》统其首;诏、策、章、奏,则《书》发其源;赋、颂、歌、赞,则《诗》立其本;铭、诔、箴、祝,则《礼》总其端;纪、传、盟、檄,则《春秋》为根。”^③任昉云:“六经素有歌、诗、诔、箴、铭之类,《尚书》帝庸作歌,《毛诗》三百篇,《左传》叔向《贻子产书》,鲁哀公《孔子诔》,孔悝

① 褚斌杰《中国古代文体概论》卷首,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。

② (唐)刘知幾《史通》卷五《采撰》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③ (梁)刘勰《文心雕龙》卷一《宗经》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《鼎铭》、《虞人箴》，此等自秦汉以来圣君贤士沿著为文章名之始，故因暇录之，凡八十四题，聊以新好事者之目云尔。”^①可见任昉虽认为六经为诸多文体之源，但他撰著此书的目的却是“自秦汉以来圣君贤士沿著为文章名之始”。明陈懋仁《文章缘起》注和清方熊的补注，往往追溯到秦汉以前，六经以前，对文体溯源很有参考价值。

中国文体虽源于六经，六经中已提到不少文体名，但相比较而言，经部书中的文体理论、文体分类意见还是相对较少。

《春秋》虽被列入经部，但实际上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，《左传》则是《春秋》三传之一。编年体史书论及文体者较少，但也提及不少文体名。宋人陈骙云：“春秋之时，王道虽微，文风未殄，森罗词翰，备载规模。考诸左氏，摘其英华，别为八体。”他所谓“八体”，指命、誓、盟、祷、谏、让、书、对等八种文体及其风格特征：“一曰命，婉而当；二曰誓，谨而严；三曰盟，约而信；四曰祷，切而恣；五曰谏，和而直；六曰让，辨而正；七曰书，达而法；八曰对，美而敏。”^②

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，他所创立的本纪、表、书、世家、列传以及所附论赞、自序，本身就是文体名。

班固据刘歆《七略》撰成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其《诗赋略》除按赋家细分外，又把杂赋分为客主赋、行出及颂德赋、四夷及兵赋、中贤失意赋、思慕悲哀死赋、鼓琴剑戏赋、杂山陵冰雹云气雨旱赋、禽兽六畜昆虫赋、器械草木赋、大杂赋、成相杂辞、隐书等十二家。末以诗衰而赋兴总结说：“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，以微言相感，当揖让之时，必称诗以喻其志，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。故孔子曰‘不学诗，无以言’也。春秋之后，周道浸坏，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，学诗之士逸在布衣，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。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，皆作赋以风，咸有恻隐古诗之义。其后宋玉、唐勒，汉兴枚乘、司马相如，下及扬子云，竟为侈丽闳衍之词，没其风谕之义。是以扬子（雄）悔之曰：‘诗人之赋丽以则，辞人之赋丽以淫，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，则贾谊登堂，相如入室矣，如其不用何？’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，于是有代、赵之讴，秦、楚之风，皆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，亦可以观风俗，知薄厚云。”^③郑樵《通志》属史部政書類，其卷六九《艺文略》把图书分为十二类，其中《文类》又主要按文体分为二十二细目，涉及文体有楚辞、赋、赞颂、箴铭、碑谒、制诰、表章、启事、四六、军书、案判、刀笔、俳谐、奏议、论、策、书、诗评等。其他一些目录书往往也涉及文体分类。

①（梁）任昉《文章缘起》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②（宋）陈骙《文则》，有正书局文学津梁本。

③（汉）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中国古代文体资料主要集中于子部和集部。子部的类书往往集中类编各种文体资料,颇值得注意。王应麟云:“类事之书,始于《皇览》。”^①但《皇览》已失传。唐武德七年(624)欧阳询等编成《艺文类聚》一百卷,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体资料,如卷一〇的《符命》,卷一九的《言语》、《讴谣》、《吟》、《啸》、《笑》,卷二四的《讽谏》,卷二五的《说》、《嘲戏》,卷三三的《盟》,卷四一的《论乐》,卷四二的《乐府》,卷四三的《歌》,卷五五的《经典》、《谈讲》、《读书》、《史传》、《集序》,卷五六的《诗》、《赋》,卷五七的《七》、《联珠》,卷五八的《书》、《檄》、《移》等。其他类书,如宋高承的《事物纪原》、王应麟的《词学指南》等都提供了丰富的文体资料。

清人来裕恂的《文章典》卷三之《文体》评历代文体学著作,又把文体分为撰著、集录两大类,卷四《文论》云:“上古之文不立体,六艺而已。晚周以来,诸子各自名家,多以文鸣于世,虽不立体,而大要有撰著之体,有集录之体。汉儒好为撰著之文,故西汉文章能上追三代。至唐昌黎,尽为集录,宋士宗之,以至于今,于是撰著少而集录多。故汉代多撰著之文,唐后多集录之体。”^②类书即属“集录之体”。长袖善舞,多资善贾,为学须占有资料,明王世贞为郑若庸所撰《类隽序》云:“善类书者,犹之乎善货殖者也。”此书应赵康王之约而编,其编纂原则是:“唐以前毋略,略惜其遗也;宋而后毋广,广恶其杂也。宁稗而奇,毋史而庸;宁巷而雅,毋儒而俚。”^③

集部分为总集、别集、诗文评三类。总集现存逾千种,形式是多种多样的:就时间看,有通代、断代之分;就文体看,有兼收诗文,有单收诗或文,或专收某一文体之别;就编纂体例看,有以体(诗或文诸体)标目,以人(作者)系体的,也有以人(作者)标目,以体(诗或文诸体)系人的。以文体标目的总集,表现了编者对诗文体裁及其分类的看法;以作者标目的总集所附评语,往往表现了编者对诗文风格的看法。二者都属于文体学的研究范围,很值得研究古代文体的学者重视。

总集编纂始于先秦,诗文体分则起于编纂诗文总集的需要。《尚书》虽列为经,但实际上是我国最早的文章总集。孔安国《尚书序》云:“芟夷繁乱,剪裁浮辞,举其宏纲,撮其机要,足以垂世立教:典、谟、训、诰、誓、命之文凡百篇。”^④《尚书》的“芟夷繁乱,剪裁浮辞”即萧统《文选序》所说的“略其芜秽”;“举其宏纲,撮其机要”,即《文选序》所说的“集其清英”;^⑤而“垂世立教”就是编纂《尚书》的目的。

① (宋)王应麟《玉海》卷五四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② (清)来裕恂《汉文典·文章典》卷四《文论》,商务印书馆1906年版。

③ (明)王世贞《弇州四部稿》卷六八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④ 《尚书注疏》卷首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⑤ (梁)萧统《文选》卷首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《诗经》虽被列入经，但实际上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分为风、雅、颂三大部分；雅又分为大雅、小雅，都有文体分类意义。风又分为十五国风，雅、颂下又分为各个小类，是按题材分的，实开以后总集以体标目、以文（诗）系体之例。

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既已列入经部，西汉刘向所编的《楚辞》，往往就被列为我国最早的总集，此集收入屈原、宋玉、景差、贾谊、淮南小山、东方朔、严忌、王褒、刘向、王逸等人的辞赋，实开以后总集以人标目、以文（诗）系人之例。

魏晋南北朝人所编的总集大都以体标目。晋人挚虞所编的《文章流别集》，正如《四库全书总目·总集类序》所说，“其书虽佚，其论尚散见《艺文类聚》中，盖分体编录者也”。南朝梁萧统所编《文选》是典型的分体编录的总集。历代总集多主分体，因此历代总集体例是我们研究古代文体观的重要依据。

总集收多人诗文，为辑录之体；别集收个人诗文，为撰著之体。别集的编纂比总集晚得多，今存别集，始于汉代，如《贾长沙集》、《司马相如集》、《扬子云集》等，然皆后人所编。直至六朝，始自编次：“（张）融文集数十卷行于世，自名其集为《玉海》。”^①四库馆臣说：“古人不以文章名，故秦以前书，无称屈原、宋玉工赋者。洎乎汉代，始有词人，迹其著作，率由追录。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遗书，魏文帝亦诏天下上孔融文章。至于六朝，始自编次。唐末又刊版印行。夫自编则多所爱惜，刊版则易于流传。四部之书，别集最杂，此其故欤！”^②这里简明概括了我国别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，指出了“四部之书，别集最杂”及其原因。别集有自编者，有子孙、亲友、门生所编者，有自编、他编结合者，有原集已佚，为明、清人所重辑者。“自编则多所爱惜”，言外之意是自编会收文较滥。但从现存别集看，凡自编者都比他编的好得多。如王禹偁的《小畜集》三十卷即作者自编，他在《小畜集序》中说：“咸平二年守本官知齐安郡，年四十有六，发白目昏，居常多病，大惧没世而名不称矣。因阅平生所为文，散失焚弃之外，类而策之，得三十卷。”^③现在流行的四部丛刊本《小畜集》为影印宋刊本，编排颇得法，“集凡赋二卷，诗十一卷，文十七卷”，为分体编排。苏辙的《栾城》三集皆为作者所编，也是按诗、文分体编排，各体内部再按时间先后为序，比明人所编的苏轼文集合理得多。《四库全书总目·别集类七》云：“盖集为辙所手定，与东坡诸集出自他人所裒集者不同。故自宋以来，原本相传，未有妄为附益者。”

别集的编排次第，一般都是诗、文、词分体编排。诗集部分有的分体（如古体、

① 《南史·张融传》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。

②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四八《集部总叙》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③ （宋）王禹偁《小畜集》卷首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近体之类)编排,有的以时间先后为序,各体混合编排。词集部分一般按词牌编排,多集外单行。文集一般都按文体或内容分类编排,编得较好的,各体、各类文章再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。一般别集都是诗前文后,如《东坡集》、《栾城集》;但也有文前诗后的,如苏洵《嘉祐集》。辞赋有置于全书之前的,如文同《丹渊集》卷一为词赋,卷二至卷二一为诗,卷二二以后为文。也有些集子大概是出于尊崇皇帝吧,把写给皇帝的各类文章置于前,如叶适的《水心文集》卷一至卷五为奏札、状表、奏议,卷六至卷八为诗;卷九以后为其他文章。可见从别集的分体和编序,也可看出作者或编者的文体分类观点。别集中有不少类似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、陆机《文赋》这样的论文、论诗、论词的单篇文论,不少涉及文体分类,但很分散,宜仔细搜检,加以利用。

同属集部的,除总集、别集外,还有诗文评著作。宋元之际赵文(生卒年不详)的《郭氏诗话序》论诗话源流,也认为诗话起源于先秦:“(孔)夫子之于诗删之而已,无所论说也。亦间有所发明,如‘为此诗者其知道乎’,孟子又申之曰:‘故有物必有则,民之秉彝也,故好是懿德。’而诗话始此矣。《三百篇》后,建安以来,稍有诗评,唐益盛,宋又盛。诗话盛而诗愈不如古,此岂诗话之罪哉?先王之泽远而人心之不古也。”^①《四库全书总目·诗文评》序云:“文章莫盛于两汉,浑浑灏灏,文成法立,无格律之可拘。建安、黄初,体裁渐备,故论文之说出焉,《典论》,其首也。其勒为一书,传于今者,则断自刘勰、钟嵘。勰究文体之源流,而评其工拙;嵘第作者之甲乙,而溯其师承,为例各殊。至皎然《诗式》,备陈法律;孟棻《本事诗》,旁采故实;刘攽《中山诗话》、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,又体兼说部;后所论著,不出此五例中矣。宋明两代,均好为议论,所撰尤繁。虽宋人务求深解,多穿凿之词;明人喜作高谈,多虚僞之论。然汰除糟粕,采撷菁英,每足以考证旧闻,触发新意。《隋志》附总集之内,《唐书》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,别立此门。岂非以其讨论瑕瑜,别裁真伪,博参广考,亦有裨于文章欤?”这段话十分全面,一论诗文评之所以产生于东汉末,是因为这时文体渐备,有可能出现论文之说。二论诗文评的五种类型,或考文体源流,或评作者等第,或论诗文法式,或叙作品背景,或体兼说部,以资闲谈。在这五类中实以“体兼说部”者为大宗,这就是宋以后特别发达的诗话、词话、文话(包括赋话、四六话)之类。其中,尤以诗话为大宗。三论其分类,《隋书·经籍志》置于总集内,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置于“集部之末,别立此门”,以后历代相袭,虽未必尽惬人意,也只好如此。最后论其价值,可以资考证,发新意,论瑕瑜,别真伪,有益于研讨为诗为文之法。

^① (元)赵文《青山集》卷一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宋以前的诗文评著作可说是宋代出现的诗话之源,但诗话之名是到宋代才正式出现的,这就是欧阳修的《六一诗话》。最早的词话也产生于宋代,这就是杨绘的《时贤本事曲子集》和杨湜的《古今词话》。历代诗话中往往含有文话,从南北宋之际起,出现了一种四六话,可说是专门的文话,如王铨的《四六话》、谢伋的《四六谈麈》、杨困道的《云庄四六余话》之类。这类诗话、词话、文话多以“资闲谈”为主,但也提供了大量分散的文体资料,而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论诗体,不仅论诗歌体裁,而且论其风格,更是研究文体学不可或缺的著作。

从上可见,文体分类及文体评论资料在经、史、子、集各部皆有,尤以子部、集部为多。因此,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应扩大视野,详尽占有经、史、子、集各部,特别是子部类书和集部中的文体学资料。

三 古代文体学的研究对象:体裁·体格·体类

文体学是研究文本特征及其分类的学问。文体的“体”,包括文体之体(各种文本的体裁)、体格之体(各种文本的风格)、体类之体(各种文本体裁、题材或内容的类别)三个方面。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是研究中国古代各种文本的体、格、类的形成、特征、演变及其分类的学问。体类是文体分类的基础,体裁是文体的形式和载体,体格则是文体的灵魂和精神风貌,三者密不可分,具有层次性。但目前的文体学研究,多侧重对文体的研究,对文体的研究十分薄弱。因此很有必要强调对文体的研究。

(一) 体 裁

不同的体裁有不同的写作要求,元代刘祁说:“文章各有体,本不可相犯欺。故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,当以奇异自强。四六宜用前人成语,复不宜生涩求异。如散文不宜用诗家语,诗句不宜用散文言,律赋不宜犯散文言,散文不犯律赋语,皆判然各异。如杂用之,非惟失体,且梗目难通。然学者暗于识,多混乱交出,且互相诋诃,不自觉知此弊,虽一二名公不免也。”^①李东阳《匏翁家藏集序》也说:“言之成章为文,文之成声则为诗。诗与文同谓之言,亦各有体而不相乱。若典、谏、训、诰、誓、命、爰、象之谓文,风、雅、颂、赋、比、兴之为诗。变于后世,则凡序、记、书、疏、箴、铭、赞、颂之属

^① (元)刘祁《归潜志》卷一二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皆文也；辞赋、歌什、吟谣之属皆诗也。”^①这里所谓“有体”，指符合不同体裁的不同要求；“失体”，指不符合这些要求：皆指不同体裁所应具有的语言形式、结构形态、表述方法等。

中国诗文体裁的分类往往有多重标准：或依据题材内容，如诏为上对下，奏为下对上等。

或依据语言形式分类，包括每首句数，每句字数。中国古诗多为四句或八句，但也有一句之诗，如《汉书》“枹鼓不鸣董少年”，汉童谣“千乘万骑上北邙”，梁童谣“青丝白马寿阳来”；有两句之诗，如荆卿《易水歌》；有三句之诗，如汉高祖的《大风歌》；而多者达数百句，如王禹偁的《谪居感事》一百六十韵。诗歌每句字数多为四言、五言、七言，但也有一至九言，甚至超过九言的诗。严羽《沧浪诗话·诗体》云：“有杂言，有三五七言（自三言而终以七言，隋郑世翼有此诗：“秋风清，秋月明。落叶聚还散，寒鸦栖复惊。相思相见知何日，此日此夜难为情”），有半五六言（晋傅玄《鸿雁生塞北》之篇是也），有一字至七字（唐张南史《雪月》、《花草》等篇是也。又隋人应诏有三十字，凡三句七言，一句九言，不足为法，故不列于此也。”词、曲句式看似比较自由，实际各句字数都有限定。

或依据语言格律分类，如李之仪《谢人寄诗并问诗中格目小纸》把诗分为近体、古体、格律、半格律，以及叹、行、歌曲，《宋文鉴》把诗歌分为古诗、律诗、绝句，即依据其是否有格律而分。

（二）体格（风格）

体格是指诗文的风格、流派。中国古代的各种术语常常一语多义，文体学术语也一样，如《晋书》卷四五《和峤传》云：“峤少有风格，慕舅夏侯玄之为人，厚自崇重，有盛名于世唐。”这里的“风格”当然不是指诗文风格。体格本指人体的外表形态，但指诗文风格者也不少，如释皎然《诗式·辨体有一十九字》云：“逸：体格简放曰逸。”“简放”、“逸”的“体格”，显指诗歌风格。唐李嘉佑《访韩司空不遇》云：“图画风流似（顾）长康，文词体格效陈王（曹植）。”^②“文词体格”更是不言自明，指文词风格。类似例子很多，详本书下卷《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》第十一章《文体风格的分类》。

体格是指诗文的风格、流派。文体学在国外常称为风格学。中国古代论文体

①（明）李东阳《怀麓堂集》卷六五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②（宋）洪迈《万首唐人绝句》卷十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也兼指体裁和风格。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云：“奏议宜雅，书论宜理，铭诔尚实，诗赋欲丽。”这里所说的奏、议、书、论、铭、诔、诗、赋，为体裁之体；雅、理、实、丽，皆指风格。

陆机云：“诗缘情而绮靡，赋体物而浏亮。碑披文以相质，诔缠绵而凄怆。铭博约而温润，箴顿挫而清壮。颂优游以彬蔚，论精微而朗畅。奏平彻以闲雅，说炜晔而譎诘。”^①这里所论的诗、赋、碑、诔、铭、箴、颂、论、奏、说，皆指体裁；而绮靡、浏亮、相质、凄怆、温润、清壮、彬蔚、朗畅、闲雅、譎诘，皆指风格。

唐人令狐楚评张祜诗云：“祜久在江湖，早工篇什，研几甚苦，搜象颇深。辈流所推，风格罕及。”^②刘知幾云：“词人属文，其体非一，譬甘辛殊味，丹素异彩。”^③以甘辛、丹素喻体，显然也是指诗文风格。唐释齐己《风骚指格·诗有十体》的“高古”、“清奇”也是指诗歌风格。^④唐释皎然《诗式·辨体有一十九字》云：“高：风韵切畅曰高。逸：体格简放曰逸。贞：放词正直曰贞。忠：临危不变曰忠。节：持节不改曰节。志：立性不改曰志。气：风情耿耿曰气。情：缘境不尽曰情。思：气多含蓄曰思。德：词温而正曰德。诚：检束防闲曰诚。闲：情性疏野曰闲。达：心迹旷诞曰达。悲：伤甚曰悲。怨：词理凄切曰怨。意：立言曰意。力：体裁劲健曰力。静：非如松风不动，林猿未鸣，乃谓意中之静。远：非谓淼淼望水，杳杳看山，乃谓意中之远。”^⑤这十九个字的“辨体”，也主要是辨诗的风格、风貌。

严羽《沧浪诗话·诗体》第一次把体裁与风格并列论述。首论体裁云：“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既亡，一变而为《离骚》，再变而为西汉五言，三变而为歌行、杂体，四变而为沈、宋律诗。五言起于李陵、苏武，七言起于汉武帝《柏梁》，四言起于汉楚王傅韦孟，六言起于汉司农谷永，三言起于晋夏侯湛，九言起于高贵乡公。”其下论风格，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风格：“以时而论，则有建安体、黄初体、正始体、太康体、元嘉体、永明体、齐梁体、南北朝体、唐初体、盛唐体、大历体、元和体、晚唐体、本朝体、元祐体、江西宗派体。”不同的名家有不同的风格：“以人而论，则有苏李体、曹刘体、陶体、谢体、徐庾体、沈宋体、陈拾遗体、王杨卢骆体、张曲江体、少陵体、太白体、高达夫体、孟浩然体、岑嘉州体、王右丞体、韦苏州体、韩昌黎体、柳子厚体、韦柳体、李长吉体、李商隐体、卢全体、白乐天体、元白体、杜牧之体、张籍王建体、贾浪仙体、孟东野体、杜荀鹤

① 《文选》卷一七《文赋》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② (元)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卷四引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③ (唐)刘知幾《史通·自叙》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④ (明)陶宗仪《说郛》卷八〇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⑤ (明)陶宗仪《说郛》卷七九上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体、东坡体、山谷体、后山体、王荆公体、邵康节体、陈简齐体、杨诚斋体。”不同的总集(或名篇)有不同的风格:“又有所谓选体、柏梁体、玉台体、西昆体、香奁体、宫体。”严羽所述是大体符合实际的,基本概括了宋以前的主要诗歌风格,只有“西昆体即李商隐体”待酌。如果作为溯源,可以这样说。但严羽又说“李商隐体即西昆体”,西昆体“兼温庭筠及本朝杨(亿)、刘(筠)诸公”,这就不对了。这是沿袭北宋惠洪《冷斋夜话》卷四之误:“诗到李义山,谓之文章一厄,以其用事僻涩,时称西昆体。”“时”当指李义山同时或其略后,但遍查唐人著述,没有称李义山诗为西昆体者。这大概是最早把李义山诗称为西昆体的,以后袭其误者不少。

杨万里《石湖先生大资参政范公文集序》称美范成大诸体皆工而风格多样:“至于公,训诂具西汉之尔雅,赋篇有杜牧之刻深,骚词得楚人之幽婉,序山水则柳子厚,传任侠则太史迁,至于大篇决流,短章敛芒,缛而不酿,缩而不窘,清新妩丽奄有鲍谢,奔逸隽伟穷追太白,求其只字之陈陈、一倡之鸣鸣而不可得也。”^①这里,训诂、赋篇、骚词、序(记)、传指体裁,尔雅、刻深、幽婉、大篇决流、短章敛芒、缛而不酿、缩而不窘、清新妩丽、奔逸隽伟皆指风格。

诗有诗品。司空图《二十四诗品》所列雄浑、冲淡、纤秣、沉着、高古、典雅、洗炼、劲健、绮丽、自然、含蓄、豪放、精神、缜密、疏野、清奇、委曲、实境、悲慨、形容、超诣、飘逸、旷达、流动,这些诗品(诗的品格)也多指诗的风格,《四库全书总目·诗品》提要就直接称之为体:“所列诸体毕备,不主一格。”严羽《沧浪诗话·诗辨》云:“诗之品有九,曰高,曰古,曰深,曰远,曰长,曰雄浑,曰飘逸,曰悲壮,曰凄婉。”这也是论诗的风格。

文有文品,元富大用云:“开府之荣名重矣,矧优其礼命,视于文品为第一。”^②王士禛云:“宁都魏禧叔子以古文名世,余观其《地狱论》上中下三篇殊非儒者之言。宣城吴肃公《晴岩街南集》文品似出其右,而知之者尚少。”^③

词有词品,杨慎著有《词品》六卷。

曲有曲品,涵虚子《词品》实论元曲风格:“马东篱如朝阳鸣凤,张小山如瑶天笙鹤,白仁甫如鹏抟九霄,李寿卿如洞天春晓,乔梦符如神鳌鼓浪,费唐臣如三峡波涛,宫大用如西风鸱鸢,王实甫如花间美人,张鸣善如彩凤刷羽,关汉卿如琼筵醉客,郑德辉如九天珠玉,白无咎如太华孤峰,以上十二人为首等。”^④

① (宋)杨万里《诚斋集》卷八三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② (元)富大用《古今事文类聚》新集卷三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③ (清)王士禛《分甘余话》卷四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④ (明)陶宗仪《说郛》卷八四下。